

論「佔中」者的四大錯誤

「佔中」鬧劇已過去三年。這是一個非法的活動，它的失敗，可證之於在「佔中」（嚴格來說，應是「佔鐘」及「佔旺」）79天的後期，絕大部分港人已心生厭惡，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，多數人都認為「佔中」者應退場，連主要參與者也承認失敗。「佔中」剛過去一年時，雖也有人要在金鐘搞「紀念」，但到場的支持「佔中」者加上反對「佔中」者總共才一千一百人。原因是當時將有區議會選舉，「佔中」恐怕已成選舉時的負資產，政黨中人能避則避。除了支持度下降外，「佔中」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實質性的正面變化。普選特首是「佔中」者的主要訴求，但普選在今天比沒有「佔中」前更遙遙無期。若說「佔中」毫無影響也非事實，「佔中」形成社會大規模的撕裂，甚至是家庭內部的撕裂。支持「佔中」者雖不願承認2014年已有180多萬人簽名反對，但他們應不難印證這個數字的可信性，只要廣泛地問問家人及朋友有多少人反對「佔中」便可，若港人一面倒地支持「佔中」，香港社會怎會如此撕裂？

對社會形勢的錯誤認識

「佔中」背後所謂理論，有幾種無可彌補的對社會的錯誤認識。

第一，「佔中」發起人自稱是從「愛與和平」出發，但他們佔路多天，不少商戶無辜地遭受巨大損失，市民因交通延誤浪費了大量時間，的士司機怨聲載道，這些在在都顯出「愛與和平」口號的虛偽性。若真的是「愛與和平」，為什麼「佔中」者不去積極籌款，用以補償不認同「佔中」的人期間遭受的損失？又或者不搞「佔鐘」或「佔旺」，只「佔維園」以求減輕社會的損失？但主事者沒有這樣做也絕不會這樣做，因為其核心策略正是要以港人及社會利益為人質，以脅迫政府讓步。挾持者怎可能對人質有「愛與和平」？

第二，其理論推斷完全與事實不符。「佔中」發起人有一個理論，把「佔中」比為核彈，以為其威力足以使中央政府不敢不就範，會應允其要求云云。早在「佔中」前，中大便有民意調查，其結果顯示大部分港人都不相信「佔中」可迫使中央讓步。以後的事態發展亦使人清楚，中央政府不可能向威脅讓步。由此可見，「佔中」發起人的政治判斷力遠比不上大多數普通市民。

在方法學上，假如一套理論的主要推論與事實相矛盾，這套理論便無甚價值，可以推翻。不過，我有時也會懷疑，「佔中」的策動者是否真的愚蠢至相信其目標可以達到。也許他們心裏也知道會失敗，但為求鼓動



學者論衡 雷鼎鳴

群眾，唯有說些違反常識的話去騙人。

第三，主事者似乎對「廣場定律」無知無識。發動參與者並非最困難，反而是如何「退場」，什麼時候「退場」才是考功夫的所在。參與者當中會出現權力，年輕人面對新得到的權力極容易陶醉其中，為求不用放棄手中權力，他們往往做出極端的事情。既然佔據着大台，意味着掌握話語權，「佔中」者怎肯退場？他們就算知道不妙，「佔中」拖得越久越失去支持，但同時也知道有些蠢蠢欲動的人正巴不得他們早日離開大台，好讓後來者搶走權力。此種人性的醜惡，在經典小說《蒼蠅王》中已有描述。在2016年初的旺角暴動中，亦有人以更極端暴烈的手法去爭取及宣示自己的權力，「愛與和平」在「廣場定律」面前，時間一久便必被衝擊得七零八落。

第四，錯在「佔中」者所宣揚的所謂「違法達義」。很多港人不見得認同他們爭取的是什麼「義」，但人各有自己的價值觀，我們也不用糾纏此點，反倒是「違法」一節便與港人的核心價值相悖。我並不認為人人都必須做循規蹈矩的乖孩子，在道德上，你犯的法若是無受害者的（victimless crime），社會也許會採取原有的態度，但「佔中」運動導致港人損失嚴重，不屬此例。現在法律界的頭面人物紛紛表態指出「違法達義」的錯亂，但一些人被洗腦幾年，要他們重新學懂真正的批判精神，不是易事。

「有識之士」應負最大責任

「佔中」的策動者最不敢面對的，便是它為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。其實經濟損失絕不止於79天內商業活動受阻，及市民要多浪費寶貴的時間上班下班，更為嚴重的是受「佔中」影響的年輕人，會白白失去了他們事業上的一些重要機遇。

當今世界是科技出現重要革命的年代，而創新者及最具潛力的市場主要在內地，一定會衍生出大量財富與機會，大大增加人類的自由。但要利用此種歷史上罕見的機遇，不全心全力投身進去是不會成功的。大部分香港的年輕人都十分理性，也希望能建立自

己的事業，但我很難想像，某些政治上腦、主張「港獨」、受極端思潮影響的年輕人，如何可以集中精神在這創新科技浪潮中？反觀內地，每年理工科的大專畢業生便有兩三百萬人，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，而且他們的創業精神強大。「佔中」則在思想上、精神上拖了香港不少年輕人的後腿，長遠而言，香港經濟被人超過已將是不易否定的事實了。

是什麼原因使香港犯上「佔中」此等歷史性的錯誤？馬丁·路德·金曾有名言金句：「世上沒有比真誠的無知更危險的事了。」

（Nothing in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sincere ignorance）年輕人滿腔熱血，我不懷疑他們大部分人的真誠，但觀乎其中部分人把上述的錯誤都犯透了，顯然他們對真實世界的政治、經濟與人類行為規律的認識嚴重缺乏，所以他們的行為也是危險的。

本來社會中的「有識之士」，尤其是教育界中人有責任去幫助他們看懂世界，但很可惜，某些所謂「有識之士」不但自己愚昧，犯上一大堆判斷錯誤，還大呼小叫鼓動年輕人往錯誤的、對香港有害的方向奔跑，直至他們受到重傷。這些站在道旁為年輕人的錯誤喝彩的人，應為香港受到的傷害負上最大責任。

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

反思「佔中」對青年的影響



有話要說 李偉雄

在「佔中」影響下，香港少數滋事大學生借公開場合發言顛倒是非、美化暴力的歪風，近年已悄悄蔓延至中學校園。

早前，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一名女學生，以學生會主席身份在今個學年開學禮上致辭時，宣稱那些參與「旺角暴亂」、「反新界東北」衝擊立法會而被判監禁者為「政治犯」，將他們不理他人安全的暴力違法舉動，淡化為「唔夠體面」地爭取「民主」。之後，在大學校園，「港獨」沉渣泛起，更有前學生會會長以連串「支那」用語辱罵同學。學生將學校視作宣揚個人政治立場的地方，其行為無知，不但令個人蒙羞，亦令校譽受損。令人氣憤的是，某些傳媒有意表揚這種無知行為，令人擔憂年輕人會「有樣學樣」，價值觀受到扭曲。

自2013年「違法達義」主張被本地所謂「有識之士」提出後，非法「佔中」及「旺角暴亂」隨之發生，發起者及參與者皆強調鬥爭的、對立的價值觀。同時，發起者又利用「無私無畏」、「完全奉獻」等口號，騙取思想不成熟者參與，尤其是大學生及中學生。在這種鬥爭式的氣氛下成長的一些青少年，最終的惡果是引發他們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產生「敵視」。非法「佔中」結束後，發起者被包裝成所謂的「民主鬥士」，部分更由於聲名大噪，參選立法會議員。

「佔中」同時卻引發社會分歧、不信任、冷漠、對抗及仇恨，不僅令社會撕裂，更嚴重的是，讓年輕人的國家認同感薄弱。我們尊重國家及民族，固然是由於人類的良知與天性，但此外還有一種目的，就是建立一套正面的價值觀。這亦有助了解自己在國家及民族中的地位，負起應有之責。由此看來，未來加強對青少年的國情與歷史教育，尤為必要。

首先，正確學習國族史，有助了解自己在國家和民族中的地位，培養正確的公民價值。其次，了解國族史，可使社會更為團結。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，個人從初生而至老死，始終活動於社會結構中。欲求個人生活的安全，當先謀整個社會的團結。要令整個社會得以團結，正是要使國民具備相近似的知識、觀念與態度，國族史有助洗滌

「違法達義」這股歪風。當前某些學生的言論顛倒是非，令人明白，這是學生沒有認真學習歷史的惡果，同時由於受到近年「違法達義」歪風的影響，終令個人思想走歪，作出一連串並非「唔夠體面」這樣輕描淡寫的行為。主張「違法達義」者能對青年造成這麼大的蠱惑，定是沾沾自喜。但事實上，每位有良知的市民，對青年被「洗腦」仍憤然無知的行為，都深感痛心。「佔中」雖已過去三年，但影響不可不視，社會當認真反思。

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

劉小麗毫無疑問不能「入閘」

焦點熱議 方靖之

「入閘」已經觸犯了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九條中「引起憎恨或藐視」一激起對其離叛的禍文。

更重要的是，劉小麗高呼要推翻政權，她所指的「政權」不是特區政府就是中央政府，不論她要打倒的是哪一個，這番言論足以證明她拒絕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香港特區，足以讓選舉主任可判斷她並不符合參選資格。不論是明年的補選或未來的立法會選舉，劉小麗毫無疑問是失去參選資格。諷刺的是，劉小麗原意是希望通過激烈的言論爭取激進派支持者，結果卻引火自焚，反令自己失去參選資格。

「入閘」已經觸犯了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九條中「引起憎恨或藐視」一激起對其離叛的禍文。更重要的是，劉小麗高呼要推翻政權，她所指的「政權」不是特區政府就是中央政府，不論她要打倒的是哪一個，這番言論足以證明她拒絕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香港特區，足以讓選舉主任可判斷她並不符合參選資格。不論是明年的補選或未來的立法會選舉，劉小麗毫無疑問是失去參選資格。諷刺的是，劉小麗原意是希望通過激烈的言論爭取激進派支持者，結果卻引火自焚，反令自己失去參選資格。

不擁護基本法早有前科

回歸前的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九條列明：任何人煽動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、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，或香港政府，或女皇陛下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，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，或激起對其離叛一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款港幣五千元及監禁兩年。雖然有關法律文件未有修訂，但香港回歸後，法例中的女皇及王室將適應性改為中央政府。

劉小麗在集會上呼籲支持者推翻政權，如果當中指的是中央政府，她的言論已經觸犯了《刑事罪行條例》，可以作出指控。在港英時期，如果有人有在遮打花園呼

籲市民推翻港英政府，推翻英女皇統治，港英政府必定會毫不猶疑引用《刑事罪行條例》作出檢控。現在有關法例仍在，而法例保障的也變為中央政府。劉小麗的言論明顯已涉嫌違法，市民完全可以向警方舉報。

反對派補選內鬥將激化

劉小麗不能參與九西補選，定會引發反對派的內鬥。本來，在「占中」者優先之下，劉小麗將可名正言順地出選。但現在劉小麗玩火自焚，自取其拒絕擁護《基本法》、拒絕效忠特區政府，幾可肯定不能參與補選。這樣，反對派各有意參選者必定會全力爭奪參選權，民協馮檢基視補選為敗部復活的最後機會；青年新政派人出選或支持其他本土派；至於近期不斷吞併民協的民主黨，以及因毛孟靜過橋拆板而失去九西席位的公民黨，也不會放過這次可爭的議席，亦是練兵的機會。

劉小麗失去參選資格，對其他反對派而言是件天大的好事，雖然表面上都是為其不值，但內心實為暗喜。反對派的補選內鬥將會愈演愈烈。

「台獨」由暗到明 民進黨走上末路

「搞事」是民進黨的拿手好戲。無論是在野，還是在台上，民進黨總會時不時搞出點「動靜」。這幾天搞事的「動靜」就挺大：先是蔡英文召開民進黨全代會明確將啟動「憲改」，接着是賴清德公開主張「台獨」，並妄稱「兩岸互不隸屬」。對此，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在9月27日表明了大陸的一貫立場：「決不允許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。」民進黨如此「搞事」，表明其已走上了窮途末路。

蔡賴二人唱「雙簧」？

蔡英文上台以後，在很長時間裏對「一中」問題採取模糊策略，儘管期間「小動作」不斷，但終究還是不敢明目張膽地宣稱「台獨」。但賴清德似乎為了顯示自己有別於蔡英文，在首赴「立法院」報告施政方針時，就明確主張「台獨」，自稱是「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」，第二天在回應台灣記者提問時，再次妄稱「台灣是一個國家是事實」。

或許是賴清德的「吃相」太難看，蔡辦

急「澄清切割」，稱「中華民國」是「主權獨立國家」，「這個立場從來沒有動搖」。但賴清德卻不願給蔡英文「面子」。據台灣「東森新聞雲」9月28日報道，賴清德表示自己的論述「蔡英文當然知情」。如此看來，蔡賴兩人更像是在唱一出「雙簧」。

其實，梳理一下蔡英文當局近來的種種表現不難發現，民進黨正在加快「台獨」步伐。9月24日，蔡英文在民進黨全代會上，為啟動「修憲」找出四個理由，即所謂「四個變化」：世界的變化、中國的變化、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、台灣社會的變化，其落腳點在於啟動「憲政改革」。而「憲政改革」的實質，是為了所謂「國家正名」，本質上就是「台獨」。

蔡英文、賴清德的區別在於，蔡英文對「台獨」始終是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，採取一貫的模糊策略；而賴清德則像個魯莽的牛仔，一出場就亮出了底牌。但兩人「台獨」本質是一樣的。

而「台獨教父」李登輝顯然更「老道」了，他在23日的書面演講稿中聲稱，「任何的改革運動都是艱困的工程，推動憲政改革



台灣動向 蘇虹

更加不簡單，但憲改是推動國家正常化，必須要走的一條路」，「以建立正常化國家」。但無論怎麼老奸巨猾，李登輝還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出蔡英文「憲政改革」的真實意圖。因此，蔡英文、李登輝、賴清德的言行表明，「台獨」最後一層遮羞布正在揭開。

統一腳步或更加臨近

隨著蔡英文宣布啟動「憲政改革」、賴清德走到民進黨前台，島內政治生態將發生變化。

第一，蔡賴矛盾將會加深。賴清德上任後的第一把火是調整「一例一休」和「軍公教」加薪，這正是蔡英文一上台便強推的政策，賴清德如此這般，表面看是推翻了林全的做法，實際上推翻的是蔡英文的政策。換言之，賴清德的「得分」是以蔡英文的「失分」為前提的。而賴清德最近兩天全然不顧蔡英文的「策略」，大講「台獨」，實際上是在抖出了蔡英文的底牌，搶了蔡英文的風頭。這樣做的目的，其實只有一個，就是瞄準了2020年大選。儘管賴清德表示無意角逐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，但蔡英文不至於傻到連賴清德這樣的話也會相信。因此，兩人的矛盾加深將會在今後進一步顯現。

第二，各派惡鬥將成常態。島內各政治勢力之間以及內部的惡鬥本來就是常態。但接下來，包括綠營內部的惡鬥也會成為常態。綠營念茲在茲的「台獨」其實有兩種：一是真正的「台獨」，二是以「台獨」作為籌碼和政治資本。後者知道，真的搞「台獨」了恐怕就要玩砸，甚至性命不保了。所以在賴清德表態主張「台獨」後，島內綠媒「美麗島電子報」董事長吳子嘉立即提醒賴清德

，他已明顯跨越兩岸關係的「紅線」，並表示「總統府」與陸委會必須立刻澄清。因此，今後島內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惡鬥自然少不了，而綠營內部真想「獨」的、不想真「獨」的，為了各自利益其惡鬥也會成為家常便飯。

第三，統一腳步或更加臨近。發生在台「軍人節」前的一件事值得關注。9月3日，台灣前「反共大將」許歷農發文宣布，不再反共並致力促統，並表示「『台獨』不僅在主觀上（血緣、文化）不應該，更在客觀上（相對形勢）亦不可能」。許歷農確實講的是「真心話」，也是個「明白人」。其實，放眼島內，無論是許歷農宣布不再反共並致力促統，還是賴清德明目張膽主張「台獨」，實際上是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一個問題：統一的腳步正在臨近。因為前者使大陸增加信心，島內像許歷農這樣講「真心話」的人可能不多，但「明白人」肯定不少；而後者，則會促使大陸下定決心。

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、博士